

渭水谣

胡传永 著

回荡着纯真童谣歌声的渭河岸边的世间烟火

两位同日出生、身份迥异的女人的传奇人生

不该被遗忘的奔流不息的河水和丰盈鲜活的生命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PI SHUI
YAO

渭水谣

胡传永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淠水谣/胡传永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396-5559-8

I. ①淠…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2966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周 康

装帧设计:王 柯 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8.5 字数:480 千字

版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序

2008年盛夏。

为呼吁抢救濒临死亡的母亲河——淝河，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我不顾一切地带着一帮同道先后分别从老淝河两主源头白马尖和佛顶寨沿着老淝河堤岸徒步走到淝河入淮口正阳关，目睹并感受一条老河的凄美与苦难，汗水与泪水随淝水流淌。

那天的天闷闷的，混沌着。

冥冥之中，像被什么牵引，当我站到正阳关一条古巷口，意外地看见一排快要倒塌的木结构老房子时，人就定住了。

我问身后的当地人——摄影师梦苇和作家赵阳：这排建筑原来是做什么用的？他们告诉我：听老人说，好像是国民党部队的一所后方医院。

突然间，心就抽紧了，生疼，不由自主地往里走。

他们说：大姐，危险，这房子随时都会倒掉的。

透过房顶的罅缝，我看到了一缕并不灿烂的天光裹挟着被我们搅动的浮尘在我面前亮出一道翻飞飘闪着无数细灰微靡的光柱——这光柱如一条时光隧道，走过去，一定就能见到我苦难、慈祥的母亲正站在天光的那端……

低下头来，在长满青苔的石板地上，去寻找那双我再熟悉不过的脚印，而清晰在眼前的却是我自己一路过来沾了新鲜灰土的脚步……

想象并体味着70年前一个17岁怀了身孕的年轻媳妇如何背负屈辱与苦难卖身在此的情景……

身后的淮河水伴着隐隐作痛的童谣凝噎呜咽，化泪流过我的脸颊，再汨汨北去……

我哭倒在青石板上。

打听到一位老居民，理发匠，85岁了，还在固守着自己的传统手艺。到跟前，见他戴着老花镜，一只脚踏在雕花木椅上，用银制的耳扒为一个跟他一般年纪的长者掏耳朵。

看见我去，老人停了工作，然后向我扭过头来，摆摆手道：“这里不理女发。”

我向他说明了来意，问他记不记得对面这座房子的过去？

老人忆旧是一种乐趣与自然，他很开心地向我介绍这所医院的当初——让我

震惊不已的是，他提到了当年的那个小媳妇：“她长得真好看，十六七的样子……她叫我小待诏……我叫她姐……”老人似乎又回到了儿时。

后来呢？

“后来她不见了……不晓得为什么，一下子就没了……就跟做梦样的，醒来就不见了……不怕你笑话，她没了后，我还偷偷地哭了好几场……当年我9岁，当学徒……我叫她姐的……她长得真好看……”

我告诉他，你不是做梦，那个好看的小媳妇就是我的母亲。

他扶了扶老花镜走到我跟前，仔细地瞧了瞧我，然后一个劲地摇头，笑着用他地道的寿县方言说：“不像，不像，你诓我的，你怎么可能是她的因，一毫毫也不像……”

也许就是自那一刻起，《淝水谣》的腹稿已在我的下意识里萌芽了——雁过留痕，人过留影，这些流动着的河水与时间，那些穿插在其中的历史与人物，不该被遗忘的。

当我打开文档开始写下文字的时候，母亲的身影却质化成雾、成云、成裂帛的童谣、成一条带着神性活力的河流，流水卷漩，众生熙攘。我亦被裹挟其中，无法靠岸。个体之我把握不了既定的选择，文字就按它自己的律动和轨迹行走去了——我不在岸上，也不在船上，我在流淌中不由自主。

是的，我和我的父母、我的祖辈们，都不在岸上，也不在船上，岸上和船上没有固定的风景与一成不变的什物，更何况客居于世、匆遽一生的人呢？而正是因了我们这些匆遽易逝却又连绵不绝的生命，成就了一条特别的河流，有温情绚丽的浪花，亦有悲壮惨烈的涡漩，自古至今，奔流不息。

感谢上帝，让我经历了所有我当经历的，而父辈们负载下来的那些生命之重传承给我的时候，谁说它们不是我的一笔财富呢？我要做的，就是在长河的流淌中抬一抬手，将它举过河面，使其成为一朵能透出鲜活生命之色彩的浪花来。

既然是浪花，转瞬即逝是它的宿命——没关系的，有过，来过，做过，表达过，这就够了。

引子

夜太黑了，稠嘟嘟的，小五子的梦给魇住了。

有嚓嚓啦啦的响动从家里出去，渐行渐远。倏忽之间，这声音又渐行渐近地回来，嚓嚓啦啦，嚓嚓啦啦……像要上床的样子，小五子动不了手脚。

梦是遮天盖地的流动着的红色，小五子自己却是一尾透明的小鱼儿，亮着白森森的鱼骨在红色的液体中滞滞地游，游着游着，手脚就僵掉了——鱼哪来的手脚——僵住的是小五子！

那嚓嚓啦啦的响声围绕着小五子竟有形有体地舞动起来，舞动在红色的液体上方，滑过之处，全是伤口——小五子庆幸：不疼！

当然不疼，因为是梦！

临兵斗者
皆阵列前行
常当密祝之
无所不辟

一颗流星在天幕上划出一道弧，窗外竟然亮了起来。真言诀语落音之后，一位蓄长发、着道袍、执云帚的白须老者飘然而至。

像是神话故事中的张果老或太白金星、成语里的仙风道骨。可那都是“四旧”里的东西，属“封、资、修”黑货的……

“你是谁？”小五子凶凶地问。

“我是你爷爷……”白须老者朗朗地答。

“我还是你奶奶哩！”小五子很恶毒，“我爷爷早死了！”

“人体内蓄含二物，一为骸，二为灵，有质者消融，无质者永存，于天地之间，行走无羁，你爷爷没有死……”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爷爷怎么可能没有死，他要是活着，都100多岁啦！要在早两年，你说这话，红卫兵们肯定要逮你去批斗了，说你是牛鬼蛇神，宣扬封建迷信……”

“呵呵，我已无质无形，也无始无终，超越在世人所能见的维度之上，有限之人，岂奈我何？”

“那你真像是故事里的老妖精了……”

“稚女不得无礼，家祖游方至此，是要领你看一些景致物什……”

“哎呀，我说，老头儿你能不能朴实一些，用白话文说话，别跟我之乎者也的，好不好？我听不懂你的文言文——我没念到什么书就停课闹革命了……哦，对了，刚刚你说，要领我看什么？”

“唉……跟我走吧……”

“你要带我去哪儿……”

老者没再回应，飘然转身，小五子不得不跟上白须老者，身不由己地随着老者飞升了起来，乘风而上，随风而去，耳边似有气流过往，发出呜呜呜的声音。人是悬浮在半空之中的，脚下的村庄、树林、岗洼、田陌……却也清晰可见，那刚刚还没在黑暗里的万物，已然跳出夜潭，亮堂堂的一片，触目如故。

小五很兴奋，一直渴望像小鸟一样飞翔的欲望，此时此刻竟如此奇妙地得以实现了！

白须老者将小五子带到大河之上，停了下来。

小五子问：“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老者反问：“晓得这河的名字吗？”

小五子笑了，说：“这怎么能不晓得，天天在眼跟前淌着哩，它叫潞河——干吗，你问这样的问题不觉得很幼稚、很低龄吗？”

“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哎哟，看文言文又来了！”

老者笑了笑，将小五子又往上提了提，二人就在半空之上的半空里了，老者让小五子看脚下的河……

脚下的河床上，流着的不再是寻常的水，而是无数个挤压着、摞叠着而又不得不行走着的变了形体的人，就像卖糖人手中的那些糖丝儿，扯长了向前延伸着，丝丝地连拽着、牵扯着、流淌着……

小五子正要说话，却见从河上游涌来两朵浪花，如同两朵盛开的白芙蓉，雪白雪白的花瓣，晶莹剔透，奇美绝伦，定型不变地挑在浪头上，并排着缓缓地过来……就在小五子一眨眼的工夫里，浪花儿消失了，没进汨汨的水流里——或曰人流里……

小五子啊哟一声，惋惜至极。

老者感喟道：“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小五子烦了，说：“我说老爷爷，我求求你了，说点我能听懂的人话行不行？”

老者又是捻须一笑道：“听而非听，不懂为懂……世人终有明白的一天……等你老了的时候……”

“等我老成像你这个样子的时候吗？”

“生有时，死有时，兴有时，亡有时，起来有时，坐下有时，花开有时，花落有时……”

小五子接口：“做梦有时，醒来有时……”

老者呵呵一笑：“然也！”

突然间，有锣鼓唢呐声响起。

河面之上，过来两支送亲的队伍，花花绿绿，都是旧时的打扮。小五子从小人书里见过，这是封建社会里的情景。两乘轿子一大一小、一前一后地过来，前面的大轿子威风祥麟，八人大抬；后面的小轿子只两人抬，不胜寒酸，却也喜气萦绕。

小五子没待细看，轿子便逐流而去，不见了踪影。

“像是接新娘子的轿子，两乘轿里抬的都是谁？”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小五子懒得再跟老者声明自己对文言文的厌恶，做哭笑不得。

就在此时，小五子的眼前又突然出现一片空旷之地，一条比渭河更大的河流穿地而过。河面之上，一个怀着身孕的年轻女人溯流而上，上不巴天，下不着地，女人在艰难中踟蹰踉跄……

小五子叫了起来：“呀，这人，像我姐！”

老者笑道：“非也，她是你的娘亲，你叫她大大的……”

“胡扯！我大大怎么会这样年轻，怎么会走在这里？她在这里干什么？”

“回家。”

“回家？”

“对，回家……”

小五子愈发糊涂了，正要发问，却又见一女人从远处走来，长袖曼妙，且歌且泪，且走且舞，近前，那鲜红的长袖竟化为刺目锥心的血练……

脚下的河水顿时变得汹涌澎湃，由清变稠，又由红变黑，又有两朵浪花儿促促地飘来，不再剔透，不再晶莹，跳过浪头，双双没进稠嘟嘟、黑幽幽的巨浪里。

刹那间，巨浪立起成壁，如墙垣一般，横在了小五子的面前。

小五子一下子惊醒了。

目 录

自 序 / 001

引 子 / 001

第一部 / 005

第二部 / 163

第三部 / 313

引子

夜太黑了，稠嘟嘟的，小五子的梦给魔住了。

有嚓嚓啦啦的响动从家里出去，渐行渐远。倏忽之间，这声音又渐行渐近地回来，嚓嚓啦啦，嚓嚓啦啦……像要上床的样子，小五子动不了手脚。

梦是遮天盖地的流动着的红色，小五子自己却是一尾透明的小鱼儿，亮着白森森的鱼骨在红色的液体中滞滞地游，游着游着，手脚就僵掉了——鱼哪来的手脚——僵住的是小五子！

那嚓嚓啦啦的响声围绕着小五子竟有形有体地舞动起来，舞动在红色的液体上方，滑过之处，全是伤口——小五子庆幸：不疼！

当然不疼，因为是梦！

临兵斗者
皆阵列前行
常当密祝之
无所不辟

一颗流星在天幕上划出一道弧，窗外竟然亮了起来。真言诀语落音之后，一位蓄长发、着道袍、执云帚的白须老者飘然而至。

像是神话故事中的张果老或太白金星、成语里的仙风道骨。可那都是“四旧”里的东西，属“封、资、修”黑货的……

“你是谁？”小五子凶凶地问。

“我是你爷爷……”白须老者朗朗地答。

“我还是你奶奶哩！”小五子很恶毒，“我爷爷早死了！”

“人体内蓄含二物，一为骸，二为灵，有质者消融，无质者永存，于天地之间，行走无羁，你爷爷没有死……”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爷爷怎么可能没有死，他要是活着，都100多岁啦！要在早两年，你说这话，红卫兵们肯定要逮你去批斗了，说你是牛鬼蛇神，宣扬封建迷信……”

“呵呵，我已无质无形，也无始无终，超越在世人所能见的维度之上，有限之人，岂奈我何？”

“那你真像是故事里的老妖精了……”

“稚女不得无礼，家祖游方至此，是要领你看一些景致物什……”

“哎呀，我说，老头儿你能不能朴实一些，用白话文说话，别跟我之乎者也的，好不好？我听不懂你的文言文——我没念到什么书就停课闹革命了……哦，对了，刚刚你说，要领我看什么？”

“唉……跟我走吧……”

“你要带我去哪儿……”

老者没再回应，飘然转身，小五子不得不跟上白须老者，身不由己地随着老者飞升了起来，乘风而上，随风而去，耳边似有气流过往，发出呜呜呜的声音。人是悬浮在半空之中的，脚下的村庄、树林、岗洼、田陌……却也清晰可见，那刚刚还没在黑暗里的万物，已然跳出夜潭，亮堂堂的一片，触目如故。

小五很兴奋，一直渴望像小鸟一样飞翔的欲望，此时此刻竟如此奇妙地得以实现了！

白须老者将小五子带到大河之上，停了下来。

小五子问：“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老者反问：“晓得这河的名字吗？”

小五子笑了，说：“这怎么能不晓得，天天在眼跟前淌着哩，它叫潞河——干吗，你问这样的问题不觉得很幼稚、很低龄吗？”

“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哎哟，看文言文又来了！”

老者笑了笑，将小五子又往上提了提，二人就在半空之上的半空里了，老者让小五子看脚下的河……

脚下的河床上，流着的不再是寻常的水，而是无数个挤压着、摞叠着而又不得不行走着的变了形体的人，就像卖糖人手中的那些糖丝儿，扯长了向前延伸着，丝丝地连拽着、牵扯着、流淌着……

小五子正要说话，却见从河上游涌来两朵浪花，如同两朵盛开的白芙蓉，雪白雪白的花瓣，晶莹剔透，奇美绝伦，定型不变地挑在浪头上，并排着缓缓地过来……就在小五子一眨眼的工夫里，浪花儿消失了，没进汨汨的水流里——或曰人流里……

小五子啊哟一声，惋惜至极。

老者感喟道：“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小五子烦了，说：“我说老爷爷，我求求你了，说点我能听懂的人话行不行？”

老者又是捻须一笑道：“听而非听，不懂为懂……世人终有明白的一天……等你老了的时候……”

“等我老成像你这个样子的时候吗？”

“生有时，死有时，兴有时，亡有时，起来有时，坐下有时，花开有时，花落有时……”

小五子接口：“做梦有时，醒来有时……”

老者呵呵一笑：“然也！”

突然间，有锣鼓唢呐声响起。

河面之上，过来两支送亲的队伍，花花绿绿，都是旧时的打扮。小五子从小人书里见过，这是封建社会里的情景。两乘轿子一大一小、一前一后地过来，前面的大轿子威风祥麟，八人大抬；后面的小轿子只两人抬，不胜寒酸，却也喜气萦绕。

小五子没待细看，轿子便逐流而去，不见了踪影。

“像是接新娘子的轿子，两乘轿里抬的都是谁？”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小五子懒得再跟老者声明自己对文言文的厌恶，做哭笑不得状。

就在此时，小五子的眼前又突然出现一片空旷之地，一条比渭河更大的河流穿地而过。河面之上，一个怀着身孕的年轻女人溯流而上，上不巴天，下不着地，女人在艰难中踽踽踉跄……

小五子叫了起来：“呀，这人，像我姐！”

老者笑道：“非也，她是你的娘亲，你叫她大大的……”

“胡扯！我大大怎么会这样年轻，怎么会走在这里？她在这里干什么？”

“回家。”

“回家？”

“对，回家……”

小五子愈发糊涂了，正要发问，却又见一女人从远处走来，长袖曼妙，且歌且泪，且走且舞，近前，那鲜红的长袖竟化为刺目锥心的血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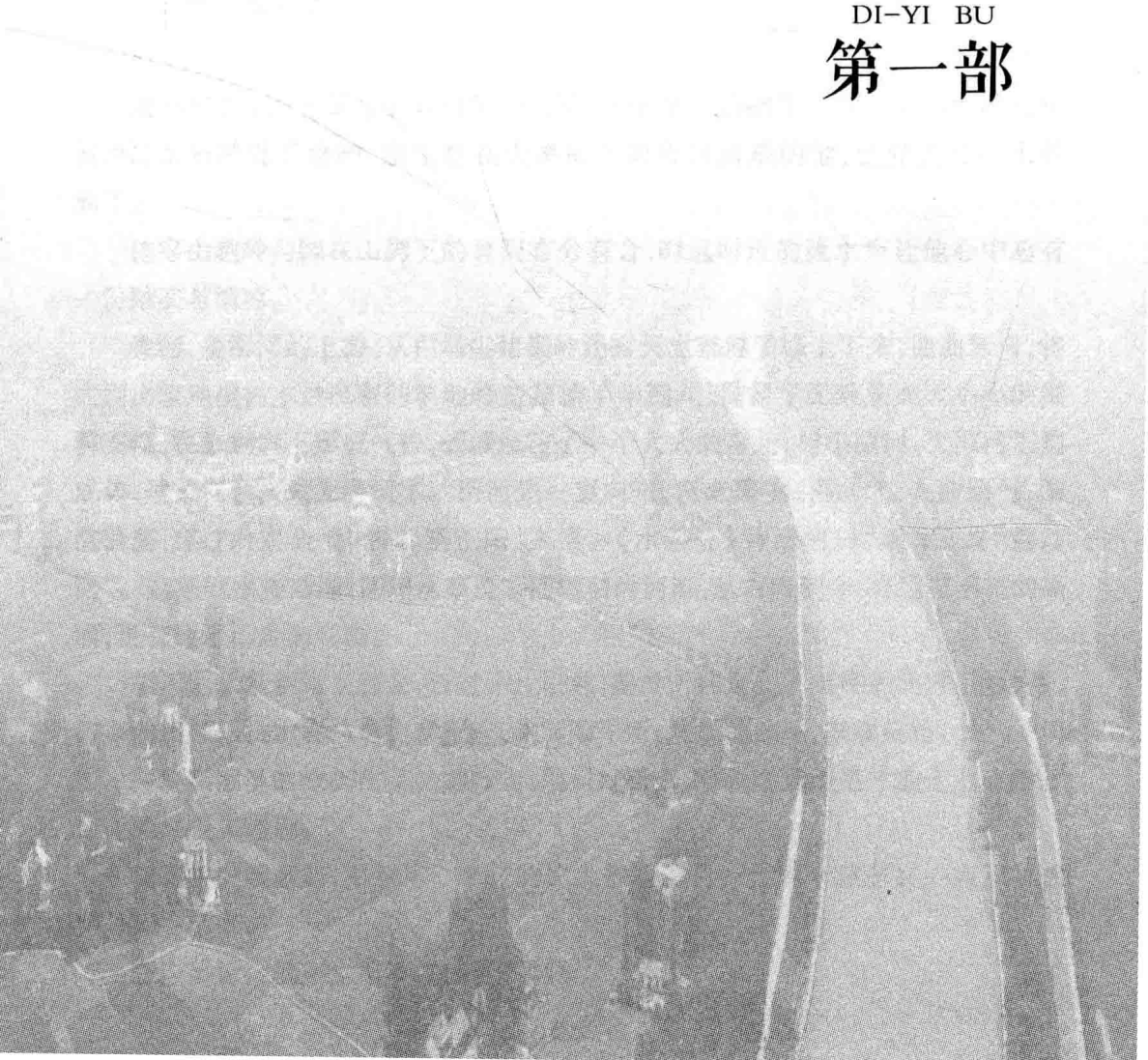
脚下的河水顿时变得汹涌澎湃，由清变稠，又由红变黑，又有两朵浪花儿促促地飘来，不再剔透，不再晶莹，跳过浪头，双双没进稠嘟嘟、黑幽幽的巨浪里。

刹那间，巨浪立起成壁，如墙垣一般，横在了小五子的面前。

小五子一下子惊醒了。

DI-YI BU

第一部



潞河清
潞水淌
水花子拍手打巴掌
鹁子翻跟头
扎猛子下大江
咕噜咕噜一
咕噜咕噜二
驮个篓
背个筐
打马坐轿接新娘
甩个水漂漂
大红盖头没得了

道士胡正生从朱砂顶上采得朱砂之后，下山来已是晌午。几十里的山路已将偏西的太阳撵近了傍晚，急于想在天黑前赶回青河道观的他，已经走得汗水淋漓了。

他穿山越岭与绕在山脚下的青河有分有合，时远时近的流水声让他心中总有一份踏实与清凉。

青河，是潞河的上游，从白马尖猪鬃岭还有天堂寨佛子峰上下来，曲曲弯弯，将大别山腹地里树木最茂密的坡地峰峦箍搂了半围儿，揽蓄了无数条大大小小的细溪支流，在悬剑崖下形成气势，缓缓地转了一个大大的弯儿，与小凉河、大凉河汇集成势，过望江台便成为潞河了。潞河先一直向东，至老鹰嘴，再向北，九曲回肠，浩浩荡荡，穿过六安全境，然后至正阳，入淮。《水经注》称潞河曰“淝水”或“白沙河”。这条以水势浩瀚、两岸水草茂盛而得名的河流，从古流到今，有她流不完的美丽，更有她带不走的哀伤。

胡正生从悬剑峰下过去，转过一片松林，隐约听到有妇人嚤嚤的哭声，他站住，将兼做挑杆的桃木棍从肩上拿下来，侧耳听了听，然后摇摇头，继续赶路。

一块新翻垦的地挡住了他的行走，他只好折身向南，必须绕道才能走上原路。哭声越来越近。

胡正生继续赶路，发现一个年轻的妇人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在一座旧坟前哭得死去活来。

悲声凄怆。胡正生忍不住停下了脚步。

“无量天尊——请问大姐，既是旧坟，为何还如此伤心？故人已去，凡事还得往开处想想才是……”

妇人抬起头来，吃了一惊，透过泪水，她看到眼前的道士分明就是自己去世已经四年的男人！妇人一下子站起来，擦一把眼泪，用手指了指胡正生，却欲言又止，继而扑通一声伏到坟上，哭声更加凄厉。

两个孩子也拽着母亲撕心裂肺地哇哇大哭。

胡正生踌躇着，不知是走了的好，还是再上前劝劝……他犹豫着，看了看西沉的太阳，叹声气，将肩上的包袱往上耸了耸，决然转身，大踏步地走开了。

如果胡正生真的走开也就没了后来的故事。虽入道门，到底还是凡身肉体，七情六欲俱蓄，在人间烟火中行走，完全超越在浊气之上是不可能的。

在坟前哭得伤心伤肺的妇人知道胡正生不过是个游方的道士，但他的长相真的勾起了她无法压抑的悲恸，在他转过身子面向夕阳萧然走开时，她顿时肝肠寸断，一下子昏厥过去，哭声也就戛然而止。

突然间的失声，让耳畔一直响着哭声的胡正生不由自主地回了一下头。

他看见妇人倒在坟堆边，两个孩子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呜咽着去拉扯母亲的手，见拉扯不动，又去抱摇母亲的头。

“和尚伯伯，和尚伯伯，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大大（母亲）啊……”稍小一点的女孩子分不清楚和尚、道士，她大声对着迟疑不决的胡正生哭喊。

胡正生定了定神，此时他有点慌乱，作为出家之人，路遇妇孺都当尽量避离。然而此时凡心向善的他，已顾不得那许多了，折转回来，走到坟前，蹲下，点穴救醒了妇人，并将她轻轻地扶起来。

苏醒后的妇人情不自禁地将头依在胡正生的臂弯里，大放悲声。

从未与女人有过肌肤之亲的胡正生突然之间心就化了。

大一点的男孩告诉胡正生，因为给父亲治病，母亲从二叔处借下了重债，四年来二婶逼债没断，二叔无奈，劝母亲出嫁，以他们的三间房产抵押。母亲宁死不肯，二婶竟撺掇二叔把寡嫂卖给一个山里人家，绝望之际，母亲来到父亲坟前哭诉。

胡正生思忖了一下，想到这个女人绝境至此，如没人搭救，怕是只有一死了。同时他又想到这两个孩子的命运……

胡正生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念道：“也罢，也罢，见死不救，岂不是妄自修行？三条性命，求天尊怜悯……”

在孩子们的带领下，胡正生去了上郢村，将行医得赏而来的铜钱碎银当着族长的面，给了孩子们的二叔——连本带利，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当孩子们的二叔拿了